

# 社会支持和自我老化态度在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与抑郁中的链式中介作用

王港<sup>1,2</sup>, 魏敏<sup>3</sup>, 傅宏<sup>2</sup>

**Influence of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on depression in older adults: the multiple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and attitude toward aging** Wang Gang, Wei Min, Fu Hong

**摘要:**目的 探讨社会支持和自我老化态度在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与抑郁关系中的链式中介效应,为老年人抑郁研究和干预提供参考。**方法** 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集中采集 6 843 名老年人填写的日常生活活动力量表、社会网络量表、老化态度问卷和流调中心抑郁量表的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社会支持、自我老化态度与抑郁之间的关系。**结果** 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得分与抑郁得分、自我老化态度得分呈正相关,与社会支持得分呈负相关;社会支持得分与自我老化态度得分呈负相关;自我老化态度得分与抑郁得分呈正相关(均  $P < 0.01$ )。构建链式中介模型,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可以直接正向预测抑郁,也可以通过自我老化态度正向预测抑郁,还可以通过社会支持和自我老化态度的多重中介正向预测抑郁,总效应值 0.369,间接效应值 0.231,占总效应的 62.60%。**结论** 社会支持和自我老化态度在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与抑郁关系中发挥链式中介作用。

**关键词:**老年人;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社会支持; 自我老化态度; 抑郁; 链式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R473.2;R212.7 **文献标识码:**B **DOI:**10.3870/j.issn.1001-4152.2021.03.014

抑郁是老年人常见精神障碍性疾病,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具有重要的影响<sup>[1-2]</sup>。通过对老年人抑郁机制的研究,可为提高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提供理论依据。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可以有效预测老年人独立生活的能力和抑郁症状<sup>[3]</sup>。根据社会情绪选择理论,老年人的人际交往动机更注重交往的情感功能,更倾向于保持和增进与重要他人的交往<sup>[4]</sup>。研究证实,社会支持是老年人抑郁的重要保护因素,可以有效预测老年人的抑郁症状<sup>[5]</sup>。年龄刻板印象理论认为,自我老化态度是个体在主观老化方面驱动个人期望、经验与老化过程的联结<sup>[6]</sup>。积极的自我老化态度和低抑郁相互联系,自我老化态度可以有效预测老年人抑郁水平<sup>[7]</sup>。本研究旨在调查老年人抑郁、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社会支持和自我老化态度之间的关系,为老年人抑郁机制研究和干预提供参考。

##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8 年 7 月,本课题组获得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组织的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 CLASS)数据的授权。CLASS 调查是 1 个大型的全国性养老调查项目,存在大量缺失样本数据。本研究参照

Tang 等<sup>[8]</sup>的做法,对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和抑郁等关键数据进行筛选,最终保留 6 843 名 60 岁以上老年人的数据。其中,男 3 711 人,女 3 132 人;年龄 60~98 (68.89±7.37)岁;有配偶 4 858 人,无配偶 1 985 人。文化程度:小学以下 3 869 人,初中 1 618 人,高中/中专 846 人,大专以上 510 人。居住地:城镇 4 432 人,农村 2 411 人。

## 1.2 方法

**1.2.1 调查内容** 本研究所使用的 CLASS 调查数据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①一般资料:包括年龄、性别、配偶情况、文化程度和居住地等人口学资料。②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使用 Lawton 量表<sup>[9]</sup>评价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分为基础性生活活动能力分量表(BADLs)和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分量表(IADLs)两部分。BADLs 包括洗澡、穿衣、上厕所、吃饭等 6 个方面,IADLs 包括能否到邻居家串门、洗衣服、做饭等 8 个方面。每个项目的答案分为“不需要别人帮助”“需要一些帮助”和“完全做不了”,反向计分,按各个答案中各项能力完成程度将其从低到高分分别赋值 1~3 分,分值越高说明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越差。本研究中分量表 Cronbach's  $\alpha$  系数分别为 0.89、0.85。③社会网络量表(Social Network Scale)<sup>[10]</sup>:用于测量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程度。量表包括 6 个项目,1~3 个项目为家庭支持指标,4~6 个项目为朋友支持指标。量表按照老年人可见面的、可说心里话的、可帮忙的亲戚和朋友的数量进行 6 级计分,得分越高表示社会支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81。④老化态度问卷(Attitudes to Aging Questionnaire)<sup>[11]</sup>:问卷分为自我老化态度与一般老化态度 2 个维度,本研究使用问卷中

作者单位:1.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老年产业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68);2.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3.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王港:男,博士,副教授

通信作者:傅宏, Fuhong@njnu.edu.cn

科研项目: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2018 年度院级重点科研项目

(JSJM014);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杰出青年培养计划资助项目;江苏

省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带头人高端研修项目资助(2019GRFX047);教育

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5JJD190004)

收稿:2020-09-23;修回:2020-11-09

的自我老化态度维度评价老年人自我老化态度,共 4 个项目,得分越高表明自我老化态度越消极。采用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Likert 5 点评分。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64。⑤ 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sup>[12]</sup>;用于测量老年人的抑郁情绪状态。该量表包括 9 个项目,通过被试按照“没有”“有时”和“经常”的频度报告最近 1 周的感受,得分越高表明抑郁程度越严重。采用 3 点计分。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72。

**1.2.2 资料收集方法** 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于 2014 年开展第 1 次 CLASS,调查以县级区域(包括县、县级市、区)为初级抽样单位,村/居委会为次级抽样单位,覆盖全国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香港、台湾、澳门、海南、新疆和西藏),共 462 个村/居委会(每个村/居委会中采用绘图抽样的方法抽取样本户,每户访问 1 名老年人),共获得 11 511 名老年人调查样本。本研究排除缺失值,获得 6 843 个有效数据。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1.0 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Pearson 相关性分析,由于数据来源于老年人自我报告,很可能产生共同方法偏差,从而降低研究效度,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即将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社会支持、自我老化态度和抑郁的所有条目做因子分析。并用 Mplus7.0 建立结构方程模型以及检验中介效应。检验水准  $\alpha = 0.05$ 。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结果显示,未旋转和旋转后都得到 7 个因子,未旋转和旋转后得到的第 1 个因子只解释了方差的 20.54%和 13.47%,均小于 40%的临界值,因此本研究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2.2 各变量得分及相关性分析结果** 见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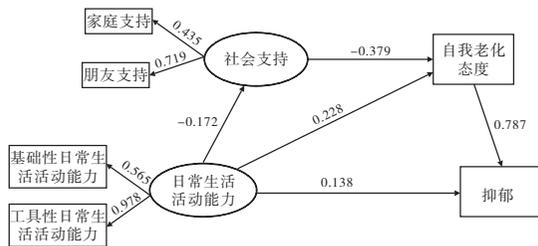
**表 1 各变量得分及相关性分析结果(n=6843)**

项目	得分 ( $\bar{x} \pm s$ )	相关系数(r)			
		日常生活 活动能力	社会 支持	自我老化 态度	抑郁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11.68±2.08	1.000	—	—	—
社会支持	21.29±6.40	-0.107*	1.000	—	—
自我老化态度	12.91±3.91	0.175*	-0.206*	1.000	—
抑郁	14.75±3.02	0.250*	-0.212*	0.389*	1.000

注: \*  $P < 0.01$ 。

**2.3 各变量得分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共线性检验显示容忍值=0.966、0.968、0.946,均大于 0.100,方差膨胀因子(VIF)=1.036、1.033、1.057,均小于 10,因此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为了进一步考察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与社会支持、自我老化态度和抑郁的关系,检验社会支持和自我老化态度的中介作用,构建了 4 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结果显示,该模型的拟合指

标良好: $\chi^2 = 107.13, CMIN/df = 1.071, RMSEA = 0.078, CFI = 0.973, TLI = 0.903$ 。对模型(图 1)中的路径进行分析可知,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对抑郁( $\beta = 0.138, P < 0.01$ )和社会支持( $\beta = -0.172, P < 0.01$ )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然而,社会支持不能显著预测抑郁( $\beta = 0.012, P > 0.05$ ),说明社会支持在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与抑郁之间中介作用不显著;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对自我老化态度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beta = 0.228, P < 0.01$ ),自我老化态度对抑郁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beta = 0.787, P < 0.01$ ),表明自我老化态度在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与抑郁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社会支持对自我老化态度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beta = -0.379, P < 0.01$ ),可见,社会支持、自我老化态度在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与抑郁之间起着链式中介作用。



**图 1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与抑郁得分的链式中介模型图**

采用 Bootstrap 分析方法,重复取样 2 000 次检验中介效应是否显著,置信区间设定为 95%,结果见表 2。

**表 2 对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的 Bootstrap 分析及其效果量**

路径	效应值	效果量 (%)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自我 老化态度—抑郁	0.180	48.78	0.148	0.211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社会 支持—自我老化态度—抑郁	0.051	13.82	0.040	0.063
间接效应	0.231	62.60	—	—
直接效应	0.138	37.40	0.168	0.336

**3 讨论**

**3.1 老年人抑郁与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社会支持、自我老化态度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发现,老年人抑郁得分与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得分、自我老化态度呈正相关(均  $P < 0.01$ )。由于日常生活活动力量表采用反向计分,也就是说,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越低其抑郁水平越高,这与唐丹等<sup>[13]</sup>研究结果一致。持有消极自我老化态度的老年人抑郁水平也就越高,这一研究结果与扈娜等<sup>[14]</sup>的研究结果一致。消极自我老化态度是老年人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极易导致老年人因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减低产生恐惧、焦虑等情绪,未来发生抑郁症的概率将显著增加<sup>[15]</sup>。老年人抑郁与社会支持度呈负相关的结果与孙静等<sup>[16]</sup>研究结果一致。说明老年人从家庭、朋友处所获得的社会支持

越多,其抑郁水平越低,对老年人的抑郁具有增益作用<sup>[17]</sup>。现代社会空巢家庭的增加,家庭关系的淡薄,都可能会加重老年人的抑郁程度。

**3.2 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与抑郁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构建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影响老年人抑郁的链式中介模型,总中介效果量达 62.60%,大于直接效应量 0.138(37.40%),说明该链式中介效应对解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影响抑郁具有重要意义。老年人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身体功能每况愈下,致使自理能力下降,社会参与变少,交际范围逐渐变窄,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呈现下降趋势,同时持有消极的自我老化态度,抑郁程度则会更加严重。反之,如果老年人在日常生活活动中出现困难时,能在家庭、朋友等构建的支持网络中得到适时支持,自己持有积极的自我老化态度,完全可以降低其抑郁水平。其中,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通过自我老化态度影响抑郁的这中介路径的效果量最大,达 48.78%。Levy<sup>[18]</sup>刻板印象具体化理论认为,只有当老年人对老化的态度和自身本身相关时,对老化的体验才可能影响其心理健康水平。可见,老化态度作为一个较为个人化和稳定的心理结构,对自己所体验到的心理社会丧失和身体变化对其抑郁水平具有更显著的预测作用。

#### 4 小结

本研究结果显示,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自我老化态度、社会支持和抑郁之间关系复杂,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可以直接正向预测抑郁,也可以通过自我老化态度正向预测抑郁,还可以通过社会支持和自我老化态度的多重中介正向预测抑郁。不过,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不能直接通过社会支持对抑郁发挥显著的预测作用。本研究结果提示,医护人员引导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注重身体锻炼,减缓日常生活能力的衰退,有助于减轻抑郁症状。还可以通过中介因素入手,制定相应的干预措施,改变老年人自我老化态度,延展社会支持网络,改善老年人的抑郁程度。本研究只是考察了 3 个因素间的关系,未能考察其中的内在机制,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索。

#### 参考文献:

[1] 韩伟敬,袁慧琳,邢凤梅.参与锻炼、抑郁、营养对空巢老年人幸福度的影响[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8,38(16):4075-4077.

[2] 李甲森,马文军.中国中老年人抑郁症状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公共卫生,2017,33(2):177-181.

[3] Wan Mohd Azam W M, Din N C, Ahmad M, et al. Loneliness and depression among the elderly in an agricultural settlement: mediating effects of social support[J]. Asia Pac Psychiatry,2013,5(Suppl1):134-139.

[4] Carstensen L L, Isaacowitz D M, Charles S T. Taking time seriously: a theory of 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J]. Am Psychol,1999,54(3):165-181.

[5] Xie H, Peng W, Yang Y, et al. Social support as a mediator of physical disability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Chinese elderly[J]. Arch Psychiatr Nurs,2018,32(2):256-262.

[6] Ayalon L, Palgi Y, Avidor S, et al. Accelerated increase and decrease in subjective age as a function of changes in loneliness and objective social indicators over a four-year period: results from the 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J]. Aging Ment Health,2015,20(7):743-751.

[7] Wolff J K, Warner L M, Ziegelmann J P, et al. What do targeting positive views on ageing add to a physical activity intervention in older adults? Results from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J]. Psychol Health,2014,29(8):915-932.

[8] Tang D, Lin Z, Chen F. Moving beyond living arrangements: the role of family and friendship ties in promoting mental health for urban and rural older adults in China[J]. Aging Ment Health,2019,24(9):1523-1532.

[9] Lawton M P, Brody E M. Assessment of older people: self-maintaining and 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J]. Gerontologist,1969,9(3 Part 1):179-186.

[10] Lubben J, Blozik E, Gillman G, et al. Performance of an abbreviated version of the Lubben Social Network Scale among three European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adult populations[J]. Gerontologist,2006,46(4):503-513.

[11] 唐丹,燕磊,王大华.老年人老化态度对心理健康的影响[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4,22(1):159-162.

[12]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M].增订版.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200-202.

[13] 唐丹,姜凯迪.家庭支持与朋友支持对不同自理能力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J].心理与行为研究,2015,13(1):65-69.

[14] 扈娜,刘莹.自我感知老化对社区老年人抑郁情绪与成功老化的中介效应[J].护理学杂志,2018,33(17):85-88.

[15] Sargent-Cox K A, Anstey K J, Luszcz M A. Longitudinal change of self-perceptions of aging and mortality[J]. J Gerontol B Psychol Sci Soc Sci,2014,69(2):168-173.

[16] 孙静,李伟.心理韧性在社区老年人抑郁与社会支持关系间的中介效应研究[J].中国全科医学,2015,18(7):827-830.

[17] 徐含笑.领悟社会支持对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影响[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8,14(1):45-46.

[18] Levy B. Stereotype embodiment: a psychosocial approach to aging[J]. Curr Direc Psychol Sci,2009,18(6):332-336.